

在一个遥远的安全距离内，树木的美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然而，靠得太近的话，很可能会带来意外或不愉快的惊吓。比如当我站在树冠下，就很可能会有蜘蛛掉在我的鼻子上；当我去拥抱树干，或者靠着它，尖利的树皮很可能会划伤我的皮肤。我渴望亲近，却常常因为害怕受伤而踌躇不前。在我与树木的这段关系里，树木成为客体，而我始终是主体。

在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中，他探讨了在凝视和目光之下，主体性丧失的过程和结果。每当我观察树木时，这一观念总能引起我的共鸣。在我的凝视下，树木被观看和评判，它们失去主体性，正如他人注视着我时，我丧失掉了主体性。树枝的尖端化作手臂，用力张开双臂的姿态似绝望又似防御。在那一刻，树木就是我。

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害怕地想退缩还是渴望亲近，我也无法判断他人的目光是善意还是恶意。这不可言说的矛盾被我倾注到画作之中。

在当下的艺术创作里，我试图将个人情感与叙事风景相结合。我会从网上或自己的摄影作品中汲取灵感，然后我会回到工作室，凭借记忆和照片参考作画，以此来构建个人叙事。在绘画的过程中，我会回忆当时的风景带给我的感受，并通过颜色和象征元素去表达这一印象。当我感到平静的时候，我会使用明亮，柔和或的色彩来表达宁静的氛围。当我愤怒或激动的时候，我往往采用刺眼或尖锐的颜色来揭示潜在的暴力。与此同时，头骨作为一个象征图像在画面中反复出现，串联起画面叙事的同时揭露了我的存在主义危机。

我认为，感到焦虑焦虑是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无法对之采取行动的世界。孩童时期，我们只能遵循他人的指令——这一指令来自父母、师长，来自比我年长的老一辈的权威。这个世界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存在了，这一世界是由这些前辈以及权威构建出来的，自出生起，我们对之束手无策。我们在这样一个我们无法采取行动去改变的世界中长大，我们只能服从，在这一服从与无助之中，我们丧失自我。自我的迷失，是焦虑的来源。焦虑如影随形，存在于我生命中的每一刻。

然而，当我在画画的时候，我在画作中重新建构了一个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我不会感到焦虑，不会再迷失，因为这世界完全出自我手，由我主导，我不需要去听取任何人的指令来成长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焦虑得以缓解和治愈。绘画于我是一次又一次情感和心理状态的探索和疗愈。我探索情感和精神状态能够在视觉上带给我的可能性，并将焦虑嵌入其中，来完成一个自我探索和疗愈的过程。